

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雲松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唐中葉以後始有樞密院乃宦官在內廷出納詔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溫大誅唐宦官始以心腹蔣元暉爲唐樞密使此樞密移於朝士之始溫篡位改爲崇政院敬翔李振爲使凡承上之旨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見時而事當上決者則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然是時止叅謀議於中尙未專行事於外至後唐復樞密使之名郭崇韜安重誨等爲使樞密之任重於宰相宰相自此失職

見歐史郭崇韜傳贊

今按唐莊宗時崇韜爲使明宗

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時桑維翰爲使漢隱帝時郭威爲使當崇韜爲使時宰相豆盧革以下皆傾附之以崇韜父諱宏遂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重誨爲使時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重誨與任圜不協則因朱守殷反卽誣圜通謀而先殺之忌潞王從珂則嗾其部將楊彥溫逐出之明宗遣藥彥稠致討命生致彥溫欲親訊其由而彥稠希重誨旨卽殺彥溫以滅口宰相馮道等亦希重誨意數言從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聽而止郭威爲使時率兵平三叛歸西京畱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輿出迎威怒之

卽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見而吏已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遂罷可見當時樞密之權等於人主不待詔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後出鎮魏州史宏肇又令帶樞密使以往蘇逢吉力爭之不得於是權勢益重遂至稱兵犯關莫不響應也

五代姑息藩鎮

唐自失河北後河朔三鎮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羈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諸侯益強朝廷尤以姑息爲事卒至尾大不掉區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梟桀之資驅策羣下動以誅戮從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師朱珍鄧季筠胡規黃文靜李讜李重允范居實等皆披堅執銳爲

開國功臣一有疑忌輒斬艾隨之固未嘗稍事含忍也
及末帝卽位漸不能制其下楊師厚在魏博朝廷常有
隱憂而不敢過問師厚死乃私賀於宮中華溫琪爲定
昌節度使奪人妻爲其夫所告帝下詔曰若便行峻典
謂子不念功勲若全廢舊章謂子不念黎庶爲人君者
不亦難乎乃召溫琪入爲金吾大將軍此可以見其曲
事調停略無威斷矣莊宗登極歷年未久明宗嘗因諸

侯邸吏驕恣杖遣示懲可謂能整飭紀綱者

自唐末諸藩之邸吏在京者每

御史上事皆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至是盧文紀爲中丞邸吏人見文紀據狀端旁臺吏通名贊拜而出皆愧怒明宗聞之問趙鳳邸吏何官曰知縣發遞知後之死也明宗曰然則吏卒耳安得慢言法皆杖而遣之見文紀傳

然姑息之弊實起於是時高季

興擅竊薊州帝遣西方鄴討之以霖涼班師李穀超據

夏州不受代帝遣安從進討之以芻糧不繼班師安重

誨慮孟知祥據蜀遣李嚴往監軍知祥卽斬嚴以叛嚴傳

董璋與知祥分據兩川攻陷遂閬二州帝遣石敬瑭討

之又以饋餉不給引還帝遣人往諭璋改過璋不聽璋傳

知祥抗命旣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撫彼亦

無由自新帝曰知祥吾故人也撫之何屈意之有乃以

詔賜知祥知祥始上表謝明宗紀及知祥傳是明宗之於強藩已

多所包容不能制馭矣至石晉尤甚幾有冠履倒置之

勢楊光遠奉命討范延光兵柄在手以爲晉祖畏已輒

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晉祖亦曲意從之遠傳張彥澤爲

節度使所爲不法從事張式諫不聽出奔彥澤使人面

奏謂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祖亦不得已與之

彥澤傳

朝廷之尊反爲臣下所脅制然此猶事之小者也安重

榮在鎮州以晉祖厚事契丹數加非笑謂詘中國以事

外蕃上表欲興兵攻契丹并執契丹使者馳書各鎮謂

契丹貪傲無饜將與之決戰帝諭止之不從重榮謂帝

無如之何遂與襄州安從進謀反

重榮傳

從進在襄州南方

貢輸道襄者輒畱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虛青州

以待從進曰移青州在漢江南卽赴任帝亦優容之

從進傳

威令不行武夫悍將桀傲至此固由於兵力不足以相

制然周世宗登極後諸鎮咸惕息受驅策則又不繫乎

兵力之強弱而制馭天下自有道矣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諸鎮節度使未有不用勲臣武將者遍檢薛歐二史文臣爲節度使者惟馮道暫鎮同州桑維翰暫鎮相州及泰寧而已兕螫積功恃勲驕恣酷刑暴斂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隸藩鎮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爲之歐史郭延魯傳謂刺史皆以軍功拜論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薛史安重榮傳亦云自梁唐以來郡牧多以勲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所惑賣官鬻獄割剝烝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故雖以唐明宗之畱心吏治懲貪獎廉吏有犯贓輒置之死曰貪吏者

民之蠹也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賍汚論死又嘗下
詔褒廉吏石敬瑭安從阮張萬進孫岳等以風厲天下
然出身軍伍本不知撫循風氣已成淪胥莫挽相里金
傳云是時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
公私以利自入金爲沂州刺史獨禁部曲不與民事厚
加給養使主家務而已此亦非有循績可紀而當時已
以金爲治行之最則民之懼於塗炭可知也自宋太祖
易以文臣牧民而後天下漸得甦息歷代因之皆享國
久長民不思亂豈非設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
之衽席哉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之亂朝廷威令不行藩帥劫財之風甚於盜賊強
奪枉殺無復人理李匡儔爲晉軍所敗遁滄州隨行輜
重妓妾奴僕甚衆滄帥盧彥威殺之於景州盡取其貲
晉紀張筠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卽掠其家
貲有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多得珍寶筠又
殺威而取之筠弟籤守京兆值魏王繼岌滅蜀歸而明
宗兵起籤卽斷咸陽橋繼岌不得還自縊死遂悉取其
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於
途延嗣盡得衍貲至是明宗卽位誅宦者延嗣亡命籤
又盡得其貲由是筠籤兄弟皆擁貲鉅萬筠傳馬全節敗
南唐將史承裕擒以獻闕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

萬將軍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而後就刑全節懼遂殺

之傳高允權為延州令其妻劉景巖孫女也景巖家於

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權心利之乃誣景巖反而殺之允權傳

李金全討安州至則亂首王暉已伏誅金全聞其黨武

彥和等為亂時刼貲無算乃又殺而奪之金全傳張彥澤降

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縱軍大掠又縊死桑維翰悉

取其貲彥澤傳成德節度使董溫其為契丹所擄其牙將秘

瓊殺其家而取其貲瓊為齊州防禦使道出於魏范延

光伏兵殺之以成卒悞殺聞後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

歸河陽楊光遠使子承勲推之墮水死盡取其貲延光傳楊

光遠後亦叛而復降其故吏悉取其寶貨名姬善馬獻

李守貞

光遠傳

歐史謂瓊殺溫其取其賞延光殺瓊而取之

延光又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有也可見天道報施雖亂世亦不爽且多財爲害亂世尤易召禍白再榮在鎮州劫奪從契丹之官吏鎮人謂之白麻荅及歸京師遇周祖兵入軍士至其家悉取其財已而前啟曰我輩嘗事公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見公平乃斬之而去

再榮傳

則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財更殺身之道也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蓋羣雄割據各務爭勝雖書檄往來亦耻居人下覬國者并於此觀其國之能得士與否一時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襲

吉爲李克用書記克用討王行瑜而不得入覲襲吉爲
作表云穴禽有羽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
不到昭宗大嘆賞之又爲克用修好於朱溫中有句云
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溫謂敬
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乃得此名士若吾之智算得襲吉
之筆才虎傳翼矣由是襲吉之名大著是時梁有敬翔
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
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襲吉傳其後馮道由書
記入相桑維翰由書記爲樞密使固華要之極選也然
藩鎮皆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
害鄭準爲荆南成汭書記以語不合解職去汭怒潛使

人殺之於途

五代史補

是時諸侯方重書記已肆虐如此此外

副使判官之類更何論矣今見於薛歐二史者西方鄴

爲節度使所爲非法判官譚善達數諫之鄴怒誣以事

下獄死

鄴傳

襄州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副使胡裴誣以

欲謀亂也人士寃之

訓傳

房知溫爲節度使多縱其左右

排辱賓僚

知溫傳

高行珪爲節度使性貪鄙副使范延策諫

之乃誣奏延策謀叛并其子殺之

行珪傳

高行周鎮鄴城其

副使張鵬一言不合爲行周所奏詔卽處斬

行周代

王繼宏

鎮相州殺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藩郡凡奏刑殺皆

順其命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跡事之猶不

能免禍

漢隱帝紀

而尤慘者張彥澤鎮彰義爲政苛暴掌書記

張式諫之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遂出奔彥澤使
二十騎追之曰不來卽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
周爲奏畱之詔流式商州彥澤奏以必得式爲期晉祖
不得已與之彥澤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
彥澤傳此幕
僚之禍最酷者也惟史匡翰曰義成好讀書接下以禮
幕客有關徹者使酒怒目謂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鬱張
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
怒引滿自罰而慰之時稱其寬厚由是觀之士之生於
是時者繫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五代鹽麴之禁

五代橫征無藝洪容齋隨筆記朱溫以夷門一鎮力征

而得天下士雖苦戰民則樂輸末帝與唐莊宗對壘於河上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由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唐莊宗任吏人孔謙爲三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於是賦斂日重而歷代因之今卽據鹽麴二事可見其大概也凡鹽鑛戶應納鹽利每斗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晉初始令折錢收納竊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也海鹽界分每年收錢一千七萬貫以區區數十州之地而收價如此其價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賣鹽鄉村則按戶配食依田稅輸錢其私販之禁十斤以上卽處死刮鰵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